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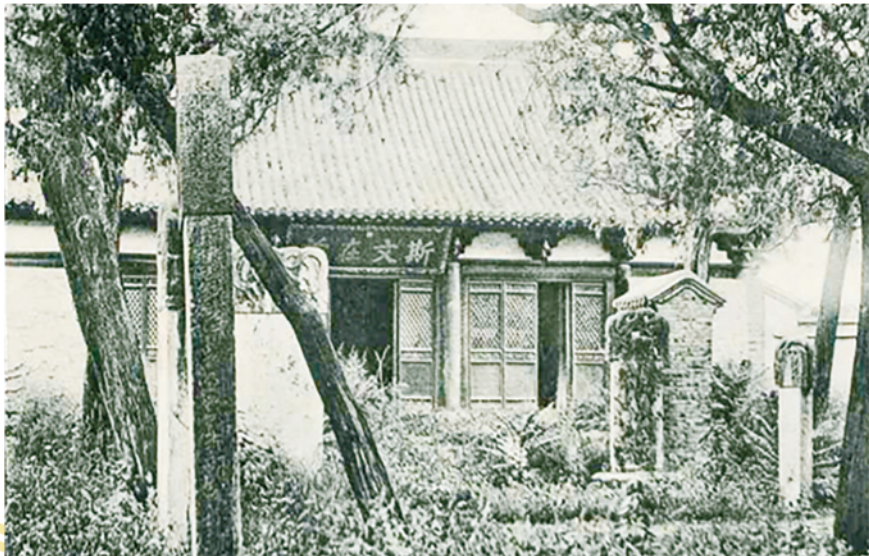
高密的文庙

□孙涛

文庙又称孔子庙，是我国古代为纪念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所建的祠庙建筑。在过去，大小城市基本都建有文庙，为儒客学子朝圣之地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凡始立学者，必释奠于先圣先师。”自唐代以后，大部分的文庙和官方教育相结合，成为了庙、学合一的教育机构。

高密文庙，传为唐贞观四年（630年）诏各州、县立孔子庙时始建，不知毁于何代。元代时，文庙于高密县城东门里大街路南重建。元代元贞年间，立碑《高密县儒学碑记》，记载了当时文庙的四至：“旧庙地东至鞠教谕（高密县教谕鞠英）宅，西至王大夫地，南至黄状元街（今城里状元胡同），北至新买地。”文庙经明、清两代扩建、修葺，官员、百姓捐资买房买地，至清末已有大小房间四五十间。

高密文庙正门朝南，出门即黄状元街，门外有下马碑，碑文为“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驻轿下马”。大门外的东城墙上，清代建有魁星阁。进入文庙正门，先经



清光绪年间，高密文庙中的大成殿。

初雪落云门

□笑颜

青州小城2024年入冬的初雪，飘洒在12月13日清晨。可惜降雪时间短，市区地温高，落地即化。蓦然想起，云门山海拔400多米，气温相对低，雪存在的时间应该会久一些，于是决定去云门山访雪。

果然，到云门山脚下的植物园附近时，便看到玉树琼枝，美轮美奂，好似到了童话王国中的水晶宫。至山口，沿石阶步行上山，一路欣喜不断。

雪落在低矮的灌木丛上，它是憨憨萌萌的样子；落在空地上，它是白面粉的形态；落在光秃秃的树干上时，它会随着树干的虬曲形状，或呈蛇形，或呈丝带飘逸的形状；落在松柏枝叶上，它又是斑斑点点、漫不经心的形态。白色的雪与不同颜色的树叶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。

走入松柏林，因树高林密，加上这场雪的力度还是有点薄弱，脚下的地面未见雪的痕迹，但抬头一望，别有洞天，白雪附着在松柏枝头，自成隔断层，白中透绿，绿中含白，颜色鲜亮，朝气蓬勃。

这样的景象直至半山腰“龟背石”附近。随着松柏林减少，雀檐树、各种荆棘丛生的树枝又是一番景象，如唐代岁参笔下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又让人想起了唐代李白的“盛气光引炉烟，素草寒生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这些树枝粉装玉琢，在小路的上空交叉，加之云雾缭绕，使得登山小路像登天云梯。

路遇一位保洁大姐，正热情地给外地游客讲解着上山路线，让人心生暖意。经“望寿阁”“海岱雄风”而上，直至“渐入佳境”。白雪、灰雾，虚幻缥缈，每到小路岔口时便感觉像进了迷宫。好在对云门山地形甚是熟悉，在追赶一段云雾、越过一段云雾的数次循环中，山顶近在咫尺。

到达山顶，直奔东阆风亭而去。东阆风亭原是观看日出的最佳位置，而今，环视四周，除眼前几米的景物外，朦朦胧胧。东阆风亭则在雾气环绕中，羞羞答答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。

西面山顶的天仙玉女祠和西阆风亭也是如此。迎旭门成了“迎雾”门，“寿比南山”“云门仙境”等碑刻仿佛成了天宫上的标识物。沿着“天街云衢”下山，经云洞处，由南向北望，云洞如一面明镜悬挂在云门山巅，映照青城的上空。“寿”字旁依旧人流不断，游客纷纷停步合影留念。鲜红的寿字、蒸腾的雾气、洁净的雪花……云门仙境，福地洞天，恰如其分。

雪落云门，柔软了萧瑟的冬景，遮盖了世间所有的风尘。雪落云门，屏蔽了世间的喧嚣与不快，脚下即是远方，触目皆成诗行。

过棂星门牌坊。据近年新发现的清末时期由外国人拍摄的文庙照片来看，高密文庙的棂星门牌坊比较简陋，且年久失修，当时牌坊柱头上的小狮子也掉落了一个。过棂星门后至泮池，又称泮宫。泮池是位于大成殿正前方的半月形水池，意即“泮宫之池”，它是官学的标志。古代“诸侯不得观四方，故缺东以南，半天子之学，故曰泮宫”。泮池上一般有石桥，被称为泮桥。科举时代，新入学的学生需先过桥去大成殿拜孔子，称为“入泮”。

过泮池为戟门五间，古代帝王外出，在止宿处插戟为门，唐时三品以上之官皆列戟于门，以为仪饰。后世显贵之家或官署、孔庙常有设置，以示显赫。

过戟门为大成殿，为文庙的主体建筑。名取自《孟子》中“孔子之谓集大成”之意；又名先师庙，庙名取自嘉靖年间加封孔子的“至圣先师”。大成殿内主祭孔子，牌位为“至圣先师孔子”，颜回、曾参、子思、孟轲四配分列两侧，另有十二哲像。从新发现的清末时期照片上来看，当时大成殿门口悬挂的牌匾是光绪皇帝御题的“斯文在兹”，而孔子像前的对联为“德配天地，道冠古今”。大成殿两庑祀历代先贤七十七人、先儒七十三人。

过大成殿为明伦堂5间，取自“明人伦”之意，为古代学子学习之地。学生们在此处接受教育，储备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。明伦堂原名栖凤楼，为元代县尹秦裕伯所建。相传有凤止于此，堂下有古槐数棵，朝夕鸟雀翔集，时人皆以之为朝凤之意。清末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明伦堂内曾成立高密县师范传习所、县立单级教员养成所、高密县小学教员讲习所等教育机构。

文庙的最后建筑是崇圣祠堂，祭祀孔子父、祖、曾祖、高祖等，孔子之兄、孟子之父等人配享。文庙两庑则是旧时的教谕宅、训导宅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忠孝祠、节孝祠等所在地。

容斋谈史

临近春节大扫除，母亲在储物间的角落里，找到一把鸡毛掸子。掸子的柄已被岁月摩挲得光滑圆润，上头的鸡毛蓬松但不再鲜亮，根根鸡毛微微卷曲，有的还打着结。

说起这鸡毛掸子的做法，那可真是老一辈人的手工艺活。先得精心挑选公鸡毛，要那种毛色鲜亮、羽茎粗壮的尾羽和翅羽。这往往会在杀鸡时，特意把尾巴和翅膀上的漂亮羽毛留存下来，积攒到一定数量后，便开始制作。找一根粗细适中、笔直光滑、长短适宜的木棍当作掸柄，把鸡毛根部用细麻绳或麻线紧紧地缠绕在木棍一端，一圈又一圈，从下往上，鸡毛依次排列，层层叠加，就像给木棍穿上了一件华丽的鸡毛大衣。直至形成一个蓬松饱满的掸头。最后，修剪一下参差不齐的毛边，一个鸡毛掸子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在乡下，鸡毛掸子在家里的地位可不低，我家鸡毛掸子被挂在堂屋的门边上，触手可及。母亲拿着鸡毛掸子，轻轻去拂桌椅上的浮尘，掸子所到之处，灰尘乖乖地飘落。遇上过年大扫除，它更是主力，从柜子顶到窗台边，从床沿到相框上，每一处角落都在它的“梳理”下变得干净整洁。

小时候，每次看到那把鸡毛掸子，我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既觉得它是家里整洁的捍卫者，又隐隐有些害怕，因为它偶尔会化身为父母的“惩戒神器”。父母的教育方式朴素又直接，要是我们调皮捣蛋犯了错，鸡毛掸子随时可能会“登场”。

记得，我刚穿了一件新毛衣，和小伙伴们钻进麦草垛里，弄得满身草秸，回家后，挠着痒，一个劲地嚷嚷“痒死了”，一不小心碰倒了母亲刚灌满水的暖壶。母亲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顺手抄起门旁的鸡毛掸子就朝我走来。我吓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蹦到门外，绕着院子里的大水缸和母亲玩“捉迷藏”。母亲在后面严厉地喊：“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！”掸子在空中挥了两下，发出“呼呼”声，却又轻轻落下，偶尔落在身上，也只有柔软的鸡毛带来的轻微触感，远没有想象中的疼。但那种紧张与害怕，却刻骨铭心，从此我玩耍时便多了几分小心。

还有一年寒假，我成天疯玩忘了做假期作业。临近开学，我借来同学作业开始当“搬运工”，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还是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阴沉着脸，把我叫到堂屋，拿起鸡毛掸子指着我问：“知道错哪儿了吗？”我低着头，小声说：“不该抄作业。”父亲听后，用鸡毛掸子在我手上轻轻敲了敲，说：“投机取巧，耍滑偷懒害的是自己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干过这种事。

岁月变迁，那些曾经被鸡毛掸子“教训”的日子早已远去，家里也换上了各种各样现代化的清洁工具。但把那把旧旧的鸡毛掸子，依然被母亲小心地收在柜子里。每次看到它，那些关于童年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，带着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纯真，成为我心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温暖过往。

鸡毛掸拂过旧时光

□田雪梅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月13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